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四同卷五

用刑

真六

抱朴子曰莫不貴仁而無能純仁以致治也莫不賤刑而無能廢刑以整民也咸云明后御世風向草偃道洽化醇安所用刑余乃論之曰夫德教者黼黻之祭服也刑罰者捍刃之甲冑也若德教治狡暴猶以黼黻御劍鋒也以刑罰施平世是以甲冑升廟堂也故仁者養物之器刑者懲非之具我欲利之而彼欲害之加仁無悛非刑不止刑為仁佐於是可知也譬存玄胎息呼吸吐納含景內視熊經鳥伸者長生之術也然艱而且遲為者勤成能得之者萬而一焉痛篤痛甚身困命危則不得不攻之以鍼石治之以毒烈若廢和鵠之方而慕松喬之道則死者眾矣仁之為政非為不美也然黎庶巧偽趨利忘義若不齊之以威糾之以刑速義養農之風則亂不可振其禍深大以殺止殺豈樂之哉八卦之作窮理盡性明罰用獄著於噬嗑繫以徽纆存乎習坎然用刑其來尚矣逮於軒轅聖德

尤高而躬親征伐至于百戰殪尸涿鹿流血阪泉猶不能使時無叛逆載戢干戈亦安能使百姓皆良民不犯罪而不治者未之有也唐虞之盛象天用刑竄強放流天下乃服漢文玄默比隆成康猶斷四百鞭死者多夫匠石不舍繩墨故無不直之木明主不廢戮罰故無陵遲之政也蓋天地之道不能純仁故青陽闡陶育之和素秋厲肅殺之威融風扇則枯痺摠藻白露凝則繁英彫零是以品物阜馬歲功成焉溫而無寒則燠動不藝根植冬祭寬而無嚴則姦究並作利器長守故明賞以存正必罰以閑邪勸沮之器莫此之要觀民設教濟其寬猛使懦不可狎剛不傷恩五刑之罪至于三千是繩不可曲也司寇行刑君為不舉是法不可廢也繩曲則姦回萌矣法廢則禍亂滋矣亡國非無令也患於令煩而不行敗軍非無禁也患於禁設而不止故眾患彌蔓而下躐其上夫賞貴當功而不必重罰貴得罪而不必酷也鞭扑廢於家則僮僕怠惰征伐息於國則群下不虔愛待敬

而不敗故制禮以崇之德須威而久之故作刑以肅之班倭不委規矩故方圓不戾於物明君不釋法度故機詐不肆其巧唐虞其仁如天而不原四罪姬公友于兄弟而不赦二叔仲尼之誅正卯漢武之殺外甥垂淚惜法蓋不獲已也故誅一以振萬損少以成多方之拂髮則所利者眾比於割疽則所全者大是以灸刺慘痛而不可止者以痊病也刑法凶醜而不可罷者以救弊也六軍如林未必皆勇排鋒陷火人情所憚然恬顏以勸之則投命者斷斷斬以威之則莫不奮擊故役歡笑者不及叱咤之速用誘悅者未若刑戮之齊是以安于感深谷而嚴其法衛子疾弃灰而峻其辟夫以其所畏禁其所說峻而不犯全民之術也明病之術者杜未生之疾達治亂之要者遏將來之患若乃以輕刑禁重罪以薄法衛厚利陳之滋章而犯者彌多有似穿窬以當路非仁人之用懷也善為政者必先端此以率彼治親以整疎不曲法以行意必有罪而無赦若石碣之割愛以威親晉文

之忍情以斬頡故仁者為政之脂粉刑者御世之藥策脂粉非體中之至急而藥策須臾不可無也肅恭少怠則慢情已至威嚴暫弛則群邪生心當怒不怒姦臣為虎當殺不殺大賊乃發水久壞河山起咫尺尋木千文始于毫末鑽燧之火勺水所滅鵠卵未孚指掌之所靡及其乘衝颺而燎巨野奮六羽以凌朝霞則雖智勇不能制也故明君治難於其易去惡於其微不伐善以長亂不操柯而猶豫焉然則刑之為物國之神器君所自執不可假人猶長劍不可倒捉曰魚不可脫淵也乃崇替之所由安危之源本也田常之奪齊六卿之分晉趙高之弑秦王莽之篡漢履霜逮冰由來漸矣或承歎於海濱或拊心乎望夷禍延宗桃作或將來者由平慕虛名於性古忘實禍於當已也

或人曰刑辟之興蓋存叔世立人之道唯仁與義我清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樸烹鮮之戒不欲其煩寬以愛人則得衆悅以使

韓為屠宰夫繁策急變非造父之御嚴刑峻罰非三五之道故有虞手不指揮口不煩言恭已南面而治化雍熙矣宓生政以率俗彈琴詠詩身不下堂而漁者宵肅矣必能厚惠薄歛救之權滯舉賢任才勸穡省用招攜以禮懷遠以德陶之以成均治之以庠序化上而興善者必若靡草之逐驚風洗心而革面者必若清波之滌輕塵朝有德讓之群后野無犯禮之軌躅國土可以虛無楚革可以永格何必賞罰可以為國乎抱朴子答曰易稱明罰敕法書有哀矜折獄爵人於朝刑人於市有自來矣豈從叔世多仁則法不立威寡則下侵上夫法不立則庶事汨矣下侵上則逆節萌矣至醇既澆於三代大樸又散於秦漢道衰於疇昔俗薄乎當今而欲結繩以整姦欺不言以化狡猾委變策而乘奔馬於險塗舍柁櫓而汎舟以凌波盤旋以逐走盜揖讓以救災火斬鬼錯以却七國舞干戈以平赤眉未見其可也蓋三皇步而五帝驟霸王以來載馳載駕當其弊也更欺民巧寇盜公

行髮鉗不足以懲無恥族誅不能禁覲觀重目以廣視累耳以速聽抗燭以理滯事焦心以息奸源而猶市朝有呼嗟之音邊鄙有不聞之枉作威作福者或發乎矚視之下凶家害國者或構乎蕭牆之內而欲以太昊之道治偷薄之俗以畫一之歌救鼎沸之亂非識因革之隨時明損益之變通也所謂刻舟以摸遺劍叅天而射五步損犀兕之甲以涉不測之淵矜却寒之裘以禦鬱隆之暑踵之解結頤之搔背其為憤憤莫莫此之劇矣但當先令而後誅得情而勿苛使伯氏無怨於失邑虛葛知恥而無訟耳若強暴掩容操繩而不憚誘於含垢草蔓而不除恃藏疾之大言忘膏肓之近急何異焦喉之渴切身而遙指滄海於萬里之外滔天之水已及而方造舟於長洲之林安得免虜公之禍脫淪水之害哉世人薄申韓之實事且若老莊之誕談然而為政莫能錯刑殺人者原其死傷人者赦其罪所謂土梓瓦截無救朝飢者也道家之言高則高矣用之則弊遠若迂闊譬猶千將不可

以縫線巨象不中使捕鼠金舟不能凌陽侯之波玉馬不任騁千里之迹也若行其言則當燔桎梏廢囹圄罷有司滅刑書鑄千戈平城池散府庫毀符節撤關梁培衡量懸離朱之目塞子野之耳汎然不繫反乎天牧不訓不營相忘江湖朝庭閭爾若無人民則至死不往來可得而論難得而行也俗儒徒聞周以仁興秦以嚴亡而未覺周所以得之不純仁而秦所以失之不獨嚴也昔周用肉刑刑足剝鼻盟津之令後至者斬畢力賞罰誓有孛戮考其所為未盡仁也及其叔世罔法詭文人主苛虐號令不出宇宙禮樂征伐不復由已群下力競運為長蛇伐本塞源毀冠裂冕或沈之於漢或流之干彘失柄之敗由於不嚴也秦之初興官人得才衛鞅由余之徒其六式法於內白起王翦之倫攻取於外兼弱攻昧取威定霸吞壘四鄰咀爵群雄拓地攘戎龍變虎視實賴明賞必罰以基帝業降及抄季驕於得意窮者極泰加之以威虐築城萬里離官千餘鍾鼓女樂不從而具驪山之役

大半之賦閭左之戍坑儒之酷比擊檢墟檢狃南征百越暴兵百萬動數十年天下有生離之哀家戶懷怨曠之數白骨成山虛祭布野徐福出而重號咷之讎趙高入而七豺狼之黨天下欲反十室九空其所以亡豈由嚴刑此為秦以嚴得之非以嚴失之也且刑由刃也巧人以自成拙者以自傷為治國有道而助之以刑者能令愚偽不作凶邪改志若網絕網索得罪于天用刑失理其危必速亦猶水火者所以活人亦所以殺人存乎能用之與不能用夫癩痂不除而不脩越人之術者難圖老彭之壽也姦當實繁而不嚴彈連之制者未見其長世之福也但當簡于張之徒任以法理世選趙陳之屬委以案劾明主留神於上忠良盡誠於下見不善則若鷹鷂之搏鳥雀觀亂萌則若雜他計田之芟蕪歲切於慶賞不謬加而誅戮不失罪則太平之軌不足迪令而不犯可庶幾廢刑致治未敢謂然也或曰然則刑罰果所以助教興善式遏軌成

也若夫古之肉刑亦可復與抱朴子曰曷為而不可哉昔周用肉刑積祀七百漢氏廢之年代不如至於改以鞭笞大多死者外有輕刑之名內有殺人之實也及於犯罪上不足以至死則其下唯有徒謫鞭杖或遇赦令則身無損且免其更生之髮擗作方愈之創殊不足以懲次死之罪今除肉刑則死罪之下無復中刑在其間而次死罪不得止於徒謫鞭杖是輕重不得不適也又犯罪者希而時有耳至於殺之則恨重而鞭之則恨輕犯此者為多今不用肉刑是次死之罪常不見治也今若自非謀反大逆惡于君親及用軍臨敵犯軍法者及手殺人者以肉刑代其死則亦足以懲示凶人而刑者猶任坐役能有所為又不絕其生類之道而終身殘毀百姓見之莫不寒心亦足使未犯者肅慄以彰示將來乃過於殺人殺人非不重也然辜之三曰行埋弄之不知者眾不見者多也若夫肉刑者之為標戒也多昔魏世數議此事諸碩儒連學洽通殷理者咸謂宜復肉刑而意異

者較之皆不合也魏武帝亦以為然直以二
陸未賓逐人不能統至理者卒聞中國別人
肢體割人耳鼻便當望風謂為酷虐故且權
停以須四方之并耳通人楊子雲亦以為肉
刑宜復也但廢之來久矣坐而論道者未以
為急耳

把朴子外篇卷之十四

把朴子外篇卷之十五

審舉

抱朴子曰華霍所以能崇極天之峻者由手
其下之厚也唐虞所以能臻巍巍之功者實
賴股肱之良也雖有孫陽之手而無騏驎之
足則不得致千里矣雖有稽古之才而無宣
力之佐則莫緣凝庶績矣人君雖明並日月
神鑒未兆然萬機不可以獨統曲碎不可以
親總必假目以遐覽借耳以廣聽誠須有司
是康是贊故聖莫不根心招賢以舉才為首
務施玉帛於立國馳翹車於嚴敷勢於求人
逸於用能上自槐棘降連阜隸論道經國莫
不任職恭已無為而治平刑措而化洽無外
萬邦咸寧設官分職其備構室一物不堪則
崩撓之由也然未貢舉之士格以四科三事
九列是之自出必簡標穎拔萃之俊而漢之
末葉栢靈之世柄去帝室政在姦臣網漏防
潰風頽教沮抑清德而揚諂媚退履道而進
多財力競成俗苟得無恥或輸自售之寶要
人之書或父兄貴顯望門而辟命低肩膝以

積習而見私夫銓衡不平則輕重錯謬斗斛
不正則多少混亂繩墨不陳曲直不分準格
傾側則滯雜實繁以之治人則虐暴而材貪
受取聚斂以補買官之費立之朝廷則亂劇
於芬絲引用為庸以為黨援而望風向草偃
庶事之康何異懸瓦礫而責夜光絃不調而
索清音哉何可不澄濁飛沈沙汰臧否嚴試
對之法峻貪夫之防哉珍瘁攸階可勿畏乎
古者諸侯貢士適者謂之有功有功者增班
進爵貢士不適謂之有過有過者黜位削地
猶復不能令詩人譴大車素餐之刺山林無
伐檀置免之賢況舉之無非才之罪受之無
負乘之患衡量一失其格多少安可復損乎
夫孤立之翹秀藏器以待賈瑣碌之輕薄人
事以邀速夫唯待價故頊論於窮瘁矣夫唯
邀速故佻竊而騰躍矣蓋臬鷗屯飛則駕鳳
幽集材狼當路則麒麟迴遁舉善而教則不
仁者遠矣姦偽榮顯則英傑潛逝高概恥與
闒茸為伍清節羞合餐養之賈舉任並謬則
群賢括囊群賢括囊則凶邪相引凶邪相引

則小人道長小人道長則構祝比肩頌聲所以不作怨嗟所以敬敬也高幹長材特能勝已屈伸默語聽天任命窮通得失委之自然亦焉得不隨多黨者之後而居有力者之下乎逸倫之士非禮不動山峙淵濤知之者希馳逐之徒蔽而毀之故思賢之君終不知奇才之所在懷道之人願効力而莫從雖抱覆萬之器資遊世之量遂沈滯詣死不得登叙也而有黨有力者紛紛鱗萃人之官曠致者又美亦安得不拾掇而用之手靈獻之世間官用事群姦秉權危害忠良臺閣失選用於上州郡輕貢舉於下夫選用失於上則牧守非其人矣貢舉輕於下則秀孝不得賢矣故時人語曰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又云古人欲達動誦經今世圖官免治生蓋疾之甚也于時應爵而賣之猶列肆也爭津者買之猶市人也有直者無分而徑進空奉者遠逐而收迹其貨多者其官貴其財少者其職卑故東園積賣官之錢崔烈有銅臭之嗤上為下

劾君行臣甚故阿佞幸獨談親容桑梓議主中正吏部並為魁儉各責其估清貧之士何理有望哉是既然矣又邪正不同譬猶冰炭惡直之人憎於非黨力尺顛倒者則恐人之讓已也達不由道者則患言論之不美也乃共構合虛誣中傷清德環累橫生莫敢救護於是曾閔獲商臣之謗孔墨蒙盜跖之垢懷正居貞者填笮乎泥滓之中而狡猾巧偽者軒高乎虹霓之際矣而凡夫淺識不辨邪正謂守道者為陸沈以履徑者為知變俗之隨風而動逐波而流者安能復身於德行苦思於學問哉是莫不棄檢括之勞而赴用賂之速矣斯誠有漢之所以傾來代之所宜深鑒也或曰吾子論漢末貢舉之事誠得其病也今必欲戒既往之失避傾車之路改有代之絃調防法說之或變令濮上巴人反安樂之正音賡理之疾無退走之滯患者豈有方乎士有風姿豐偉雅望有餘而懷空抱虛幹植不足以貌取之則不必得賢徐徐先試則不可倉卒將如之何抱朴子答曰知人則哲上

聖所難今使牧守皆能審良才於未用保性履之始終誠未易也但共遺其私情竭其聰明不為利慾動不為屬託屈所欲舉者必澄思以察之博訪以詳之備其名而考其行校同異以備虛飾令親族稱其孝友邦閭歸其信義膏小仕者有忠清之効治事之幹則寸錦足以知巧刺鼠足以觀勇也又秀孝皆宜如舊試經答策防其驕對之姦當令必絕其不中者勿署吏加罰禁錮其所舉書不中者刺史太守免官不中左選中者多不中者少後轉不得過故若受賂_非而舉所不當發覺有驗者除名禁錮終身不以赦令原所舉舉者與同罪今試用此法治一二歲之間秀孝必多不行者亦足以知天下貢舉不精之久矣過此則必多僭德而勤學者矣又諸居職其犯公坐者以法律從事其以貪濁賦汗為罪不足至死者刑竟及過教皆宜禁錮終身輕者二十年如此不廉之吏必將化為夷齊矣若乃臨官受取金錢山積發覺則自恤得了免退則旬日復用者曾史亦將變為盛